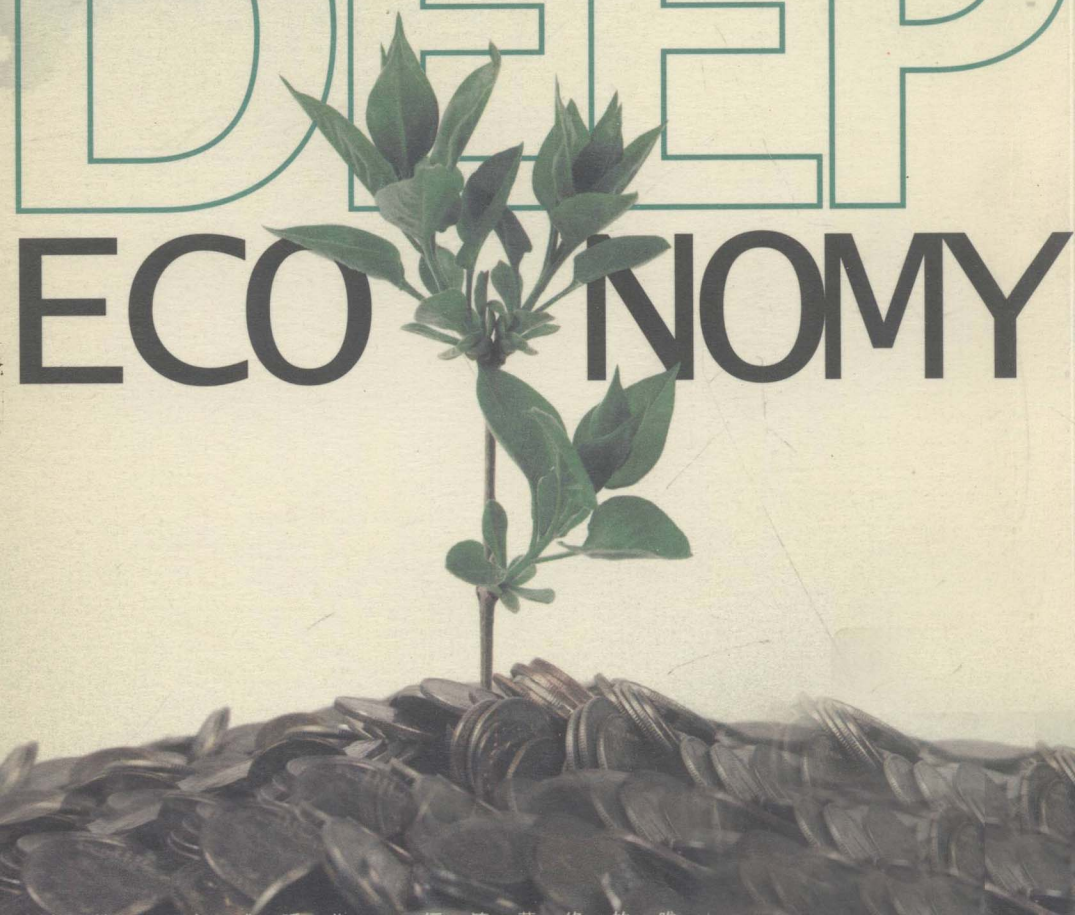


在地的 幸福經濟

Bill McKibben — 著
比爾·麥奇本
林麗冠 — 譯

DEEP ECOLOGY



IDEAS 015

在地的幸福經濟 Deep Economy

比爾·麥奇本（Bill Mckibben） 著
林麗冠 譯



木馬文化

木馬IDEAS1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地的幸福經濟

Deep Economy

作者 比爾·麥奇本 (Bill McKibben)

譯者 林麗冠

總編輯 汪若蘭

責任編輯 劉文琪

行銷企劃 謝玟儀

封面構成 莊謹銘

電腦排版 張凱揚

在地的幸福經濟 / 比爾·麥奇本(Bill McKibben)
)著; 林麗冠譯.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08.11
面; 公分. -- (Ideas; 15)
譯自: Deep economy
ISBN 978-986-6973-96-3(平裝)

1. 經濟發展 2. 社區發展 3. 環境保護

552.15

97019880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8年11月

定價 260元

I S B N 978-986-6973-96-3

DEEP ECONOMY: The Wealth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urable Future by Bill McKibben

Copyright © 2007 by Bill McKibbe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IDEAS 015

在地的幸福經濟 Deep Economy

比爾·麥奇本（Bill Mckibben）著
林麗冠 譯



木馬文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在成長之後

第一章 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

第三章 我為人人或人人為我

第四章 社區的財富

第五章 永續的未來

後記

005

011

053

107

143

195

249

前言

人類大半的歷史中，有兩隻名為「更多」和「更好」的小鳥棲息在同一個枝頭上，你能想以一石擊中兩鳥，那就是為何自從亞當斯密之後的幾個世紀，人類一直致力於追求最大的經濟產量。有兩個概念確實會生出「更多」，其中一個概念是，在市場社會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將使彼此更為富有；另一個概念是，透過增加規模來達成效率提高，是增加財富的關鍵。這些想法建立了讓本書大多數讀者的生活有所差異的空前繁榮和舒適。難怪這兩個概念主導我們的政治、看法、甚至我們的個性，而且這絕非偶然。

不過我們的時代有一個特色，「更好」已經飛越幾棵樹自行築巢。這一點改變了一切。現在，如果你擁有而且掌握了自己人生或社會的石頭，你必須在「更多」和「更好」之間作抉擇。

本書所要提出的一些論點看來並不陌生：經濟成長不再讓大多數人更富有，反而會造成

不公平和不安全。此外，經濟成長與實際限制發生嚴重的衝突，例如氣候變化和產油高峰（peak oil），使得持續擴張經濟變成不可能的任務，貿然嘗試會產生危險。事情還不只如此。我們開始了解到一個不可預期的因素：許多季的新研究已經顯示，即使經濟成長確實讓我們變得更有，財富增加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快樂。

整體而言，這些事實顯示我們需要作一些基本的改變。我們現在瞭解從二氧化碳的分子結構到人類滿足的心理等主題，我們需要果斷地重建本地經濟。這些做法可能會使產量減少，卻能夠促進更豐富的關係；可能會使成長的速度減緩，卻能夠在持久性上獲得補強。

將焦點轉移到本地經濟，並不表示要放棄亞當斯密的理論或廢除市場。市場顯然很管用。但是建立本地經濟表示，我們不再認為市場毫無差錯，而且會刻意對市場範圍設限。我們需要淡化效率的重要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目標上。我們必須徹底改變人類數代以來的日常習慣，同時徹底改變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對進步要素的看法。

這樣的轉變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是借用主流政治哲學的一些要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跟每一種政治哲學都相互抵觸，它大抵是不相同的，其關鍵問題將會從「經濟是否會促成產量不斷提高」，改變為「經濟會建立或瓦解社區」。其結果，社區成為在環境困境中實際復甦以及人類滿足的關鍵。我們個人的喜悅（「更多」的關鍵）已經超過報酬遞減點（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它遮蔽了我們應該開始正視的深層經濟。

在選擇「深層經濟」這個詞彙時，我想要呼應一個世代前某些環保人士的主張：我們需要的不是多一套煙囪過濾器或加強煙囪法律，而是「深層生態學」，這種「深層生態學」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選擇提出更深切的問題。在現今日益暖化的世界中，這些環保人士的論點愈來愈站得住腳。我們對經濟的看法也要作類似的改變，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更嚴肅看待人類滿足和社會的持續性；我們需要讓經濟作為一門學科發展成熟。

當然，這項改變得來不易。把焦點放在經濟成長，並且假設世界會因此更美好，是再方便不過的做法；它讓我們停止思考目的，全神貫注在手段上。它讓我們現在所知的經濟——手段科學——異常強大。我們可以將羅盤指針固定指向「更多」，以便隨時選擇路徑；我們可以請擅長排除成長障礙的經濟學家扮演嚮導，帶領我們走過荒野，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是箇中好手。

即使這種看法佔上風，而且它腳下到處都是足以證明其力量的鐵幕瓦解碎塊，變動仍不斷從底層冒出。你得仔細端詳，但變動一定就在那裡。例如，農夫市場的重要性可能不如沃爾瑪（Wal-Mart）百貨，但是它在食物經濟中成長最為快速，數量和銷售量原已成長一倍，過去十年又翻了一倍，顯示從土地使用型態到社區認同等等的一切都出現新的可能性。類似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經濟領域和全球其他地區都有了成果，背後的動力不是政府法令，而是地區本身的期望與需求。那種期望與需求將構成這種新深層經濟的骨架。新深層經濟是凡夫

俗子利用日常生活用品所發起的無聲革命，它最後會採用立法的方式，但是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打破需要「更多」的這種共識。

但在此要小心的是，物資充裕的人很容易因為這種思維而偏離主題。最近我到中國採訪，認識一個名叫趙林桃的十二歲女孩，她和我女兒同年，住在四川省貧窮的農村，也就是說，她大概是全球統計學上最普通的人。趙林桃所住的村落人口眾多，跟村人交談需要翻譯，趙林桃是少數幾個可以和我直接對話的人之一，她很自豪地操著從人滿為患的學校裡學來的一口漂亮英文。但我問到她的生活時，她馬上就哭了。她母親到城裡的一家工廠工作，從此一去不回，把她和她妹妹丟給她父親，而重男輕女的父親一天到晚毆打她們。由於趙林桃的母親離家出走，政府會替她支付學費直到國中畢業為止，但是等國中以後，她就沒有錢可以上學。她妹妹已經放棄學業，成為中輟生。換句話說，在趙林桃的世界裡，「更多」和「更好」這兩者仍然是一體的。我們所考慮的任何解決之道，當中一定要能回應趙林桃的淚水，她的故事圍繞著整個商業活動，很能夠讓人體悟真實狀況。

最後，我想要談論的是現實——我們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東西、而我們實際上需要哪些東西。舊有的現實主義（無止盡的「更多」）已經變成危險的幻想。（試想，如果中國人所擁有的汽車數量和美國人所擁有的相同，全世界的汽車數量將會是目前數目的兩倍以上。）我們面臨能源短缺、全球暖化，而且有種模糊但愈來愈強烈的感覺，我們的活力和人

際關係並不符合我們的期望，所以我想，我們已經開始摸索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而且時機抓得剛剛好。

第一章 在成長之後

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曾說，人類泰半的歷史，比如說從「大約西元前兩千年一直到十八世紀初，全球文明國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其實沒有太大變動，其間偶有起伏，當然曾爆發瘟疫、饑荒和戰爭，也曾出現黃金時代，但是沒有持續的劇烈變動。」凱因斯估計，在這四千年間，生活水準最多只提高一倍，因為人類沒有學習到做新事情的方法。在有歷史之前，人類知道火、語言、牲口、輪子、犁、帆船、鍋子，後來又創設銀行、政府、數學和宗教。

到了一七一二年，終於有新事物出現。英國發明家紐克門（Thomas Newcomen）發明第一台蒸汽機，他燒煤並將熱蒸汽引進鍋爐來推動幫浦，如此一來，煤也會蒸發水份，能夠以更低廉和有效的方式產生動力。效率有多高？他的引擎取代了繞著圓圈行走的五百匹馬。從此之後，效率就加快了。以經濟學者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話來說，「蒸汽機代表人類歷史的決定性轉捩點。」人們不用再靠人力或動物做粗活（動物需要吃穀物，穀物需要靠人下

田辛苦耕作才能收成），而改以蘊藏於大自然間的石化能源來代勞。起先是使用煤礦，接著是用石油、天然氣來完成現在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所有事情，從製造肥料、煉鋼到發電，不一而足。這些進而促成運輸、化學和通訊上的所有連帶革命，一直到我們現在所處的電子資訊時代，都是如此。突然間，生活水準提高一倍只需要數十年，而不是數千年。

從某些方面來說，發明經濟成長這個「概念」，幾乎和發明化石燃料電力一樣重要，耗費的時間也比較久。的確，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讓薪資提高的因素「不是國家財富的實際多寡，而是國家財富持續增加」。但是，如同經濟學家傅利曼（Benjamin Friedman）在其以經濟擴張為題的力作《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中所指出的，現在「並不清楚十八世紀中期的思想家是否了解，就長期持續擴張的現代意義來看，經濟成長的概念為何」，也不清楚他們是否認為，過渡到現代商業是單一事件，很快就會達到新的穩定期。不過理論學家沒有控制事件，新經濟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動態企業能量很快就顯示，企業顯然可以不斷改進營運。到了二十世紀初，「提高效率」幾乎被奉為宗教，特別是在美國，泰勒（Frederick Taylor）等提倡效率的專家將每一項工作分成幾個最小單位，以牧師除惡務盡般的滿腔熱情，消除一切缺乏效率之事，結果相當成功。（的確，如同許多歷史學家所提到的，宗教信仰和經濟擴張很快就合為一體。傅利曼表示，「經濟行動，以及它所帶來的物質進展，是道德進展願景的核心。」）就像雷夫金（Jeremy Rifkin）所觀察到的，效率革命很快就包含

一切，不只包含工廠工作，還包含家庭管理、學校教學，以及現代生活的所有其他工作：「效率成為利用地球資源以增進物質財富和人類進展的最終工具。」一九一二年的一項會議向美國教育廳長提出警告：「全國各地都認為有需要提升效率，而且這種需要愈來愈迫切。」因此，「學校和其他商業機構，『必須接受』效率測試。」效率已經是最終的指導原則。

即使如此，決策者和經濟學家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致力於擴充整體經濟規模。經濟歷史學家柯林斯（Robert Collins）最近談到所謂美國「經濟成長技術」（growth-manship）的興起，他指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是「成熟的」，連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都說：「我們的工業工廠已經建立：我們早已開發最後的偏遠地區：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探索或開發天然資源，或是生產更多商品，而是更認真踏實地管理現有的資源和工廠：針對服務人民來調整經濟組織。」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反對這番說法，指出「我們還未開發邊遠地區」、「還有上千種科學發明：尚未揭露。」胡佛當然未在選舉中獲勝。即使是十年後，美國苦盡甘來，在珍珠港事件後邁向繁榮，包括鋼鐵業者、公用事業高階主管、石油業者等企業人士仍然擔心過度生產會引發另一波經濟蕭條，都不願意蓋新廠。

但是這些人都錯了，戰爭動員證明了經濟可以飛快成長。一九四三年時，即使戰火仍熾，國家資源規畫委員會向羅斯福提出一份報告，指出：「我們的經濟成長可能會超過幾年

前最大膽的估計數字，而且能為全國人民帶來空前的自由、安全和壯舉。」從那時起，美國、乃至於全球就持續成長。胡佛是對的，日後將會有各種科技進展，比方說塑膠問世。愈來愈便宜的汽車、電視、空調設備，讓廣大民眾能接觸全美所有地區。

一九四七到一九六〇年，美國國民生產毛額成長24%，而在一九六〇年總統大選期間，甘迺迪（John F. Kennedy）堅稱，如果選民拒絕「那些阻礙美國成長的人」，他可以讓美國經濟更快成長。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之間，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成長逾5%，窮人比例減少將近一半。經濟學家努力要掌握成長的速度，並為此建立了現代經濟成長理論基礎。詹森（Lyndon Johnson）注意到時下普遍的氣氛，他入主白宮沒多久就告訴一位助理：「我很受不了有些人成天說些我們辦不到的事，我們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什麼都得到：如果有心，就得到。」他不是唯一一個有此想法的人。在莫斯科，赫魯雪夫厲聲表示：「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成長，是我們用來擊潰資本主義體制的撞錘。」

柯林斯指出，過程中還出現一些小插曲。詹森覺得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這種看法導致美國參與越戰，進而陷入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城市山河煙硝彌漫的景象，讓一些人（甚至是當時被稱為反文化以外的人）開始質疑持續擴張經濟的想法。一九七二年，麻省理工學院三人研究小組公布一系列所謂的「限制成長」電腦預測，一